

上海鳞爪

上海的人口与贸易额

上海本濒海一县治，三面临海，一面依陆。未辟租界以前，也不过普通一县治。自从清朝道光间，鸦片战争失败后，中国应英国的要求，成立《南京条约》，开放宁波、汕头、福州、厦门、上海五处为通商港口，迄今已近九十年了。最初，即一八五〇年，的英租界，沿岸建筑不过五十英尺，界内仅有住宅两处，海关和仓库而已。过了两年，开始建筑住屋、开辟道路和设置码头等工作。起初收入月不过五千元，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现在已有惊人的改变。

起始的贸易额，年输入四百三十万两，输出一千〇四十万两，两项合计还不到一千五百万两。到了民国十八年，贸易的总额已达九亿九千八百万两。公共租界的收入，也有一千二百四十七万两，支出九百四十四万两。全沪人口数，已超过三百万了。

在许多人口中，当然以中国人为最多，日本人次之。兹据最近调查，各国留沪人口：日本计二万四千一百廿九人（台湾九百〇五人，朝鲜四百十二人），英国六千二百廿一人，法国四千五百十九人，美国一千六百〇八人，俄国三千四百八十七人，印度一千八百

四十二人 葡国一千三百三十三人 还有德国、比国、荷兰、瑞典、土耳其等国人数最少，各约数百人，国别共有四十国之多。

复杂之社会

上海为通商大埠，中外毕集，人口繁夥，年有增加。据最近调查，全沪人口已达三百数十万。试以如许人口中调查其籍贯，不但全国二十二省均相与偕来，即欧、澳、非、亚各洲人民也俱完备，不过有多少之分别。人种既不同，籍贯又各异，因此一家之左右邻居，向例不相往返，不通红白。甚而一屋之中，同居的虽多至数家（因房价昂贵，一家负担不起，将一室中的馀屋分租于人，即俗呼“二房东”、“三房客”之称），也仅点头答礼而不问姓氏者。其复杂与奇特情形，实为内地各处所无，揆诸亲邻善仁之意则相去远了。

日本在上海经济力之发展

虹口到杨树浦迤邐一带几十里地方，差不多已为日人贸易和居住的势力范围。纺织公司林立鼎峙，如东洋纺、钟纺、东华纺、同兴纺、上海纺等。由杨树浦再上些，便是日本邮船码头，如汇山码头、大阪商船码头、满铁码头等。沿黄浦滨的建筑物，如正金银行、台湾银行、日清汽船公司、三菱三井两株式会社，都是厦屋巍峨，气象万千。还有沪西小沙渡的各纺织厂，也有好几家。

日人的事业，除邮船、绸布、食料、杂物外，以纺织业为最盛。有内外绵、大日本绵、上海纺织、日华纺织、裕丰纺织、丰田纺织、上海制造绢丝等各大工场，织机有一万座以上，占吾国纺织业十分之三。所雇华工共计五万多人。

日本商店，以虹口一带为密集区域，如吴淞路、鸭绿路、西华德

路和北四川路之北端，差不多已成了日本街市。

从去年‘九一八’东北事变后，沪商一致起而抵制日货，日本商人大受打击。他们不从根本上觉悟，徒怀恨抗日会，复酿成“一二八”之惨变，结果又是吾中国人大吃其亏。

分租房屋之习惯法

年来房租日贵，独租一屋，实匪容易。故每向二房东分租一间或二间者，触目皆是，甚至一幢房屋之中，分租至四、五家或七八家者，也习以为常。试观街头巷尾，高粘红纸之分租招贴，纵横错杂，阅之目迷，益信分租于人的多。旅沪居民欲在二房东处租屋居住，等到看定房屋后，彼此言明月租若干及何日起租。说定，先付定洋（定洋不限多寡，至少一元，多则二元、四元、十元不等，视租值之厚薄，订定洋之多寡）。付给定洋后，二房东即将召租毁去。还有租费，俟迁入后例须一次付清，以预付一个月为限。将来倘彼此不合，可先于租期未满前十日关照二房东或三房客，俾得另张招贴，召致他客。也有三房客已付定洋，尚未迁入，二房东忽不愿租借者，应付还加倍定洋。又彼此退租，一年中惟废历正月、五月、六月、十二月四个月，照例不准退租。苟有特别事故与亲戚关系的，也可随时退租，可作别论。此二房东和三房客相互间之习惯法。

二房东受累

近来世风浇漓，匪盗日多，为非作恶之徒，往往向二房东租屋一间，作为秘密机关。但一旦事泄捉将官里去，牵涉二房东对簿公庭、调查传唤，已不胜其烦劳。等到案情大白，二房东虽无罪，然已饱吃虚惊不浅。此等无辜受累，实有冤无处告诉，故有二房东者为

预防计，乃不粘招贴，转托亲友介绍三房客。盖介绍来者必有根底，且必正式良民，将来可免意外之殃。又二房东瞧看屋人是粗汉一流，无妇女同来，当场即假称此屋业已租去，或故昂其值，以示拒绝不租之意。有屋分租者，亦其难如此。

故有吃过冤枉的二房东 在召租上面加书‘无保免进’四字 即指明如无保人拒绝租屋之意，也是一种防患未然之道。华界方面，不论向大房东、二房东租屋，概须具保。迁入之日，更须向公安局户口处报告领照，以免歹人混入。

挖费与小租

租借房屋，除了缴付租费外，还有两项例外的费用，一曰挖费，二曰小租。

譬如某处有座市房，本由某甲开设店铺，已居多年，相安无事。后来因为某乙觊觎他的市房 不问情由 暗暗到经租账房处私下运动 愿出酬劳金若干。一经运动成熟 再由房东名义关照某甲推托收回自用 限期迁让。因租界上租屋的习惯法 房东要收回 房客要退屋，只须一个月前关照，即可双方如愿以偿，故在某甲方面只好忍痛搬迁。至某乙达到目的后，所耗去的运动费，大者数万元，小者数千、数百，概无一定数目，要看乙方需要之殷否与市房位置的如何而后定。此项费用名叫‘挖费’。

至‘小租’一项 起初向大房东租屋时付给。所谓‘小’者 即别与正当租费之外。一说，此项小租都归经租处职员瓜分，不入大房的腰包 故以‘小’字称之说到数目 也无一定 最少一个月（譬如租费每月五十元 小租也须五十元 余类推）多则三个月、五个月不等。现在小租已成租界上普遍的恶习，无可避免的。如在冷僻地方新造几幢房屋 无人去租赁 由房东登报召租 免去小租的 也有 不过这是很少的例外。

鸽笼式之房屋

全沪人口虽有三百数十万人之多，倘使分析言之，无产阶级的穷小子倒占去了十分之七八。以故关于衣、食、住的“住”字问题，除去有产阶级自己盖造了高楼大厦和欧式洋房外，大多数均租房住宿。如果租赁一幢或两幢房子独家居住，已经是很不多见。大概租了房子，因租费昂贵，力难独居，都自己添加几只搁楼和屋顶房间，然后另召房客分居，俾可在租费上减轻一些负担。故往往只有一幢房子，多有四、五家或七、八家房客同居的。屋窄人稠，闹得乌烟瘴气，也不遑顾及了，原因总为经济的逼迫关系而无可如何之事。其他清洁上、空气上，亦只好马马虎虎。至于卫生和不卫生，都付之不问不闻。

时人称这种屋窄人稠的房子，加了一个尊号道鸽笼式之房屋，可谓形容尽致，感慨同深。但依照目下的时势，地产一天的值钱一天，房租一天的高涨一天，再过几年，要住这种鸽笼式之房屋也有些吃力了。

三层楼

华界和法租界的弄堂房子，多有建筑三层楼者。惟公共租界的房屋只有店面，可以造三层起到十层、数十层，弄堂房子仍旧以二层为限。因工部局打样间，恐弄堂房子居户众多，易肇火灾，故不肯签出照会，也是防患未然之道。

公馆马路的骑楼

法租界有一条很长的公馆马路（俗呼“法租界大马路”）东头

到黄浦滩 西头到八仙桥 现在沿路新建起的市房 大都筑有骑楼。每逢天雨，人们走在人行道上，一点儿不沾湿衣鞋，因上面有骑楼遮蔽之故。这种骑楼式的市房，只建筑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上，其他地方未曾有过，而公共租界也未有此种市房。据说，香港和法国巴黎两处，这种市房早已建筑得很多了。

半条大马路

东至黄浦滩、西到泥城桥一段之南京路（俗呼“大马路”）从前用水泥铺路，后来都改用赭色香梨木铺砌，所费不资。相传全路经费由入英国籍之犹太人哈同捐助，未知是吗。又南京路一带之房屋地产 大半由哈氏购置 故哈有“半条大马路”之豪誉。

公共租界之三公园

公共租界之公园 为外人经营的 如黄浦滩（即外白渡桥堍 公园、北四川路底之虹口公园和梵王渡公园（又称兆丰花园）等三处，都饶有亭台楼榭、树林花圃之胜。初辟的时候，吾华人本可不费分文，随意进出，与西人享有同等的权利。后来因有少数不守规则份子发生作践举动 就此不准华人进园 更竖立一牌 大书“华人与犬不准出入”八字。于是吾华人欲游公园，只好望门兴叹，其可耻为何如呢？

嗣后西人方面自己想想也说不过去，另外在里白渡桥堍辟一小小园林，专为华人游览之所。不过这座园林地方很狭小，布置又简单，倘和黄浦滩等三公园比较一下，那就天差地远了。

四年前，经吾国人及纳税会董事等力争，工部局始允一律开放。惟预防作践和补助起见，不论中西游客，每人概取游资铜元十枚，长券每人一元（可得游览一年之利益），后来不知怎样，每

人铜元十枚之游资涨至小洋两角了，而长券仍旧一元，并不增价。

从前禁止华人入园时，日本人也在其内。后来日人战胜俄罗斯，一跃而为头等国家，享受国际上的荣誉，即取消前例，可以自由出入。惟吾居主人翁地位之华人依然与畜类一样，不准进园。此虽过去的耻辱，但偶一想来，犹有馀痛。在去年起，又在虹口汇山路辟一汇山公园，以故连原有之三公园，已成为四公园了。

桥梁之遗迹

当十五年前，英、法租界交界的洋泾浜未填满时代，有桥梁多座，如西新桥、东新桥、郑家木桥、带钩桥、三茅阁桥、二洋泾桥、三洋泾桥。自填满以后，行经其间，只见一条平坦广阔爱多亚路，不知此条大路即十五年前的柴船、粪船天天泊入其中，秽水淤塞之洋泾浜呀！还有法租界之八仙桥、太平桥、南洋桥、褚家桥，英租界之三座泥城桥（即中、北、南三桥）自填成马路后，这种桥梁久已荡然无存，行人过此只可想像其遗迹罢了。再有虹口之提篮桥、北京路、浙江路相近的偷鸡桥（一说斗鸡桥）拆除填满，为时尤远。作者在清末到沪，已不见此等桥梁。

长三与么二

海上妓院林立，最上等的曰“长三”，如北平之清音小班，次等的曰“么二”，曰“咸肉”，再次曰“雏妓”，曰“烟妓”。此种名称，凡涉足花丛者都能道之，如询以长三、么二命名之意义，则又瞠目不能答。兹据熟悉花丛掌故者说，在满清中叶初辟租界设立长三、么二妓院时，凡游客前往茶会须给资三元，召妓侑觞，即堂唱，每次亦需三元，么二则比较价廉，每次茶会一元，堂唱二元。此“长三”与“么

二”命名之由来。降及今兹，到长三妓院茶会，久已取消给资之例，每次堂唱也低减至一元，且一般括皮朋友，每逢节边付还堂唱费时，间有减半与之。惟现在之么二妓院仍旧率循旧章，未见折减。故有“滥污长三板么二”之沪谚，殆即指此。

娼妓籍贯之不同

海上娼妓籍贯，大别之只有五帮，曰苏帮、曰扬帮、曰粤帮、曰甬帮、曰本地帮。实则仔细观察，差不多各省都有，不过人数有多寡之别了。除国籍外，还有日本艺妓、外国娼妓（外国以俄妓为多），至各娼寮中，如长三、么二两处，以苏籍为多，雏妓院和花烟间，以江北帮（即扬帮）为众，咸肉庄、碰和台等，各帮都错杂其间，没有确定的籍贯。

野鸡之释义

海上之三等娼妓，亦犹平津之下处，然一般群众口中不称“下处”，都呼“野鸡”（即雏妓），此与平津不同。按鸡为禽类，在家豢养的曰家鸡，在郊野中自由生活的曰野鸡，毛羽较家鸡尤美丽，性喜翱翔，尝四出觅食，行止靡定。今人称此类娼妓为“野鸡”者，因外表服饰之鲜华，其美相若；而深宵傍晚往往徜徉路旁或往返茶室间，川流不息，厥状很忙，似和在山陬荒僻中天然之野鸡相类。此所以呼三等娼妓为“野鸡”，义即指此。

女校书

从前的高等妓女，除长三外，还有女校书。每晚坐了四人呢轿，到福州路天乐窝、小广寒各书场去弹唱，轿前有灯笼一盏，上列

“ 公务正堂 ” 四字。客人属意该妓时 先点戏如干出 作为问津的先容。她们说 能到书场弹唱的称“ 女校书 ” 不弹唱的称“ 长三 ” 其实同在一窑子里，有什么区别呢？近年来这种书场久已闭歇完了，妓女坐轿风气也早已革除了。从前还有一种幼妓，到书寓弹唱时不坐四人轿，由龟奴肩揎疾走，呼喝而过，厥状很为奇观。

韩庄开一炮

韩庄、台基、咸肉庄这一串名词，都是男女短时间的泄欲场所，故又叫“ 人肉市场 ”。至韩庄地点 如英租界之白克路、牛庄路 法租界之杀牛公司、南阳桥等处为最多。

什么叫“ 开一炮 ” 呢？就是逛韩庄的人们，到了那里临时看中一人，并不住夜，只为解决一时的性欲冲动而已。每“ 炮 ” 需费三元，另外加给小账四角，这是一种普通的办法。倘使你要点中某某明星或某某名媛 那就不在三元之例。此种泄欲又叫“ 斩一刀 ” 如用字义来讲，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

借小房子

男女恋爱到成熟时期，双方感觉着开房间的不经济和不便当，于是去租借一间房子，为实行同居之爱。不过双方是偷偷暗暗的，是不公开的，故名“ 借小房子 ”。其实住在上海的朋友大多数为着经济困难，对于住的问题，谁不是只租一楼或一厢？而且将会客间、厨房、卧室、浴室、便室、餐室 大都挤在一间屋子里 虽不卫生，也只好将就将就。这种小而又窄的居室，如系正式眷属，人却不说你“ 借小房子 ”了。倘使非正式的结合 无论怎样阔绰 租了很广大很华丽的洋房 人们虽改口说一声“ 借小公馆 ”而这“ 小 ”字到底也不能免掉罢。

倡门中的术语

说起这个术语，差不多行行都有。什么叫术语？就是一业中的隐语，在江湖上混饭的，如医卜、星相等更多。他们一举一动，一衣一食，一风一雨，对自己人说话都有隐语，而且叫隐语为“春典”。

妓寮倡门，居然也有隐语。如说嫖客和含苞未放之妓女私通曰“偷开苞”，说嫖客另恋他妓曰“跳槽”，又说“越界筑路”，说嫖客和妓女销魂曰“落水”，说嫖客到生意冷淡之妓院报效曰“烧冷灶”，说一个妓女同时和两个嫖客相好曰“白板对煞”，说妓女倒贴小白脸曰“养小鬼”，说嫖客在倡门中占着便宜曰“吃豆腐”，说妓女之靠山曰“撑头”，说妓女向嫖客假献殷勤曰“灌米汤”，说妓女向嫖客额外需索曰“开调夫”，又说“劈斧头”，说妓女之适来月经曰“亲家姆上门”，说嫖客只叫一回堂差曰“丹阳客人”（“丹阳”谐“单洋”，即是说只有一只洋的交易），说嫖客到倡门吃酒碰和曰“做花头”，妓女自己说在倡门中混饭曰“吃把势饭”，又说“吃七煞饭”（“把势”的“势”字语含双关。“七煞”者，如饿煞、饱煞、吓煞、忙煞、苦煞、跑煞、气煞）。

咸水妹

咸水妹是中国人专营外国生意的娼妓。她们既称“咸水妹”，定章很严，只准接外不许接内。每周由卫生处派人检验有无毒征，才许给照营业。如患花柳即勒令入院治疗，以免贻毒外宾，防范很周。公共租界上以虹口之鸭绿路，法租界以磨坊街与典当街，为咸水妹群聚地点。每到薄暮深宵，尝见白衣白冠之水兵在该处蹀躞徘徊，意有所属，而她们亦浪声秽语，媚眼横飞，以施其勾搭手段。

至“咸水妹”三字的意义，因为香港初开埠时候，外国人渐渐来

的多了，要寻妓女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貌和吾们两样，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，看见他那种异相没有一个不害怕的，那些妓女谁敢近它？只有香港海面上那些摇舢板的女子，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，先看惯了，言语也慢慢地通了，外国人和她们调笑起来，她们自后就以此为业。香港是一个海岛，海水是咸的，她们都在海面做生意，所以叫她做“咸水妹”，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。这个“妹”字，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意。

轿饭票之三变

轿饭票是倡门中给与客人的一种车费。当那民初时代，做主人的到妓院中去请客，末了，自己拿着一叠局票、一枝破笔，遍询客人的车夫叫什么名字，边问边写。如车夫叫阿金，局票上先写“阿金”二字，接下去再画二个圆圈，暗示二百之数，旁边写主人的姓字和月日。再将写好各票一一留入底纸，然后发给客人，转发他的车夫，这就是轿饭票。到了领取时候，须将底纸对过，以防杜造冒领。每张价值虽只二百文，而手续也很繁杂。后因主人和倡门方面都觉着不便利，就此取消这种制度，由妓院自制铜牌，式样各别，有花篮的、桃子的，也有古瓶的，四面镌有花纹，中镌妓名，很觉精致。如得铜牌一块，可往发牌子的妓院换钱二百。后来客人因着铜牌好玩，大家都留藏起来，作为一种玩物。于是娼门中发出的多，收回的少，每逢花头不够分发，于是月月须添制铜牌，比较从前用局票代替更觉麻烦。正在为难当口，有妓院左近的烟纸店老板，乘机印好一种轿饭票，形式比现下的辅币券略大些，而妓院预先去买，更有折扣，如五十张计钱十千文，可打九五或九三付款。此票有两种便利：妓院趸购可得折扣之益，并且免除付钱之劳。因车夫得票后，按照票上刊印店号直接自往兑换，以故十几年以来流行这个制度直到现在了。从局票书写到烟纸店发行，已是一变三变，小小的

一张轿饭票，已有如许的变化。

再说烟纸店方面的利益(一)贪图趸进零出;(二)发出去的票子，到了后来只有少不会多，这就是它们唯一的希望。倘无油水可揩，烟纸店老板不是呆虫，那肯化了印刷费去巴结倡家呢？

流动的卖唱

卖唱这个生意，大而言之，像那舞台上的新旧艺员、群芳会上的妓女和说书弹唱及一切杂耍小调等等；小而言之，如露天舞台上的角色、走弄堂的男女和跑馆子的歌女，都是以卖唱为生活。他们的总诀只有一句道“吃开口饭”。

现在且说跑酒菜馆、旅馆的歌女们，全沪计之也有一二百人。歌女的年龄都在十二、三到十七、八，她们的身世大率由假父假母价卖而来的养女，教会歌唱后即天天从事跑唱，以其所得代价养贍她的假父母。歌女出来，也穿了一身花花绿绿的摩登衣服，搽了脂、抹了粉，后面跟随琴师一人。到达酒菜馆房间时，瞧见客座有人在内聚饮或谈话，她即褰帘而入，不召自至，手持一白布折子，满列平剧剧名，鬻人点戏，每出二角。倘客不允，她必再三歪缠，必坚拒之才悻悻而去。此种跑馆子、跑旅馆的卖唱歌女，发现迄今，也有七、八年的历史了。

点大蜡烛

长三倡寮的小先生（即幼妓）如第一次经嫖客梳拢，她们却郑重其事，那天晚上必鬻嫖客点了大蜡烛，雇了一班乐工吹吹唱唱，以作破瓜的盛大纪念。点大蜡烛的顽意，在妓家视之都目为很庄重的典礼。

还有一种迷信嫖客，如今夜梳拢了小先生，点了大蜡烛，撞了

红，必可生意兴隆，大发其财。故很有在那商业场中触了霉头失败回来的商人，都要到倡寮中去点一次大蜡烛，缠头虽巨，千金不惜。但是倡寮中的真正小先生很少，都以尖先生混充（虽称未经人道之幼妓，实则早已破瓜的，叫“尖先生”）狡黠的鸨母施用人工来救济，能使尖先生变了小先生。而嫖客和尖先生梳拢，一样地可以流丹盈滴，似不胜其葳蕤者，其实已中其计，而瘟生嫖客，却在昏昏沉沉中已堕其术而不知不觉了。

老、少

“老爷”、“少爷”的称呼，应该随帝制以俱去，但是积习相沿，牢不可破。中华民国虽成立了二十多年，这个挟着帝制臭味的“老爷”、“少爷”依然常常可以听得到这种称呼。

不过倡寮中叫起“老爷”、“少爷”来，早已删除了“爷”字。譬如你是姓张的，她们叫你一声“张老”，你如姓李的，叫你一声“李少”。至于老、少的分别，看你的年龄而定，如果年老一点称“老”，年轻一点称“少”。

倘使姓苏的老头儿去逛窑子，她们叫起你“苏老”来，试问你答应不答应？如果答应下去，你已自承为梁上君子了，因为沪谚呼窃贼为“苏老码子”。或者有一年轻人姓傅，他们叫你“傅少”；“傅少”两字又和“火烧”谐音，“火烧火烧”，你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，倒是一个怪有趣的问题。

一说倡门中称“某老”、“某少”而不称“老爷”、“少爷”，是她们一种不愿意称“爷”的表示。又说特为缩去“爷”字，以示其亲热。

公务正堂

三十年前，作者犹在童年，随先君来沪公干，瞧见妓女出堂唱

和上书场（彼时书场之风气很盛，如福州路一带的天乐窝、小广寒等，都为妓女弹唱之地）的当口，倘使她是浑官人（即已破瓜之妓女），必用青呢四人小轿舁之飞行。桥前一个龟奴，拿着灯笼一盏吆喝而过，灯上粘着四个红字，大书特书曰“公务正堂”。

按清代官制，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“正堂”，典史和县丞只称“左右两堂”，故佐杂班子呼知县须尊称一声“堂翁”，就是此意。而彼时之妓女竟敢僭称“正堂”，不但咄咄怪事，而且胆大妄为。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，如称“淫务”还算合理，她们偏不称“淫务”而称“公务”，又为名实不符。岂妓女卖淫，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？

征 歌

在欢乐场中应酬，欲召伎女来侑酒，名唤“叫堂唱”（平津地方称“叫条子”），不论生张熟魏，局费一概暂欠，不须现付，不若北平、天津之当场付给，概不挂账。此指苏帮、本帮娼寮而言，倘召粤妓侑酒，局费也如平津一样一律现开销，每局二元至一元，随客付给，并不计较。

北四川路一带的广东菜馆，每室中都挂有粤妓花名牌一块，上书“粤花一览”，下书妓名，客可按图索骥，书条叫唤。菜馆中的局票与其他菜馆也微有不同，上首冠有“征歌”两字。粤妓出局侑酒多自弹自唱，故侍女必挟一洋琴或胡琴，随来，其用乌师操弦的很不多见，非如苏妓出局歌唱必雇乌师担任操弦之职。

野鸡拉夫

军队中每逢开拔当口，常有拉夫举动，不料马路上鬻淫之野鸡也有拉夫的丑事。如公共租界之劳合路、贵州路、浙江路、大马路

先施公司后面、三马路中法药房门口、法租界之东新桥、东西两自来火街和八仙桥、褚家桥，都是野鸡站立的大本营，瞧见男子单独行过，不论老的少的、漂亮的蹩脚的，她们都要上来拉扯。如看你诚实一点而不愿被拉者，她们立刻召集了四、五人或七、八人蜂拥而来，拉头拽脚的架你进去，任凭你力大如牛，到此也没法摆脱。进去之后，如意志坚决，不愿销魂，起码要牺牲小洋二毛才放你走出，她们的术语叫“接财神”。

她们的工作或在傍晚或在深夜最为努力，更有在青天白日也会拉扯起来。这副凶如虎狼的状态，实在可恨可怜。因为她们受了环境的支配、生活的逼迫，不得已而出此。原情度理，岂不既可恨而又可怜吗？

去年春间，英、法两租界警务处特派许多警捕和便衣侦探，又备了一辆黑色警备汽车，驰往野鸡的丛集地方，一个一个的捉到巡捕房去，或拘或罚，以示惩戒。经过了几次捕房捕捉之后，现在已不敢在马路上明目张胆地拉夫了。

到了今年禁令稍弛，她们又鬼鬼祟祟地站出来，做她的拉夫工作，而在冷僻地方又猖狂如旧。唉！孰令致之而至于此？真是予欲无言。

露天通事

二十年前的露天通事，人数很多，生意也很好。究竟什么叫露天通事是怎样一种生意呢？就是外国人到城内南市去游玩或购买东西，他们作毛遂自荐，担任向导和翻译，末了，或在购物店铺中拿取回佣，或由外国人给与酬金。他们无固定的地点，只在南市各口跑来跑去，瞧见外国人进来了就上前去兜搭，自告奋勇担任舌人职务，此“露天通事”之所以得名。从前依此为生的也有二百多人，现下这项生意已大不如前。因为近来的外国人大都精通沪语，进城游

玩和购买东西一概直接交谈 无须舌人 故此业露天通事的人数也就大减特减了。

东洋女堂倌

现在的日本自命为一等强国了，不过五十年前（即清季同末光初），他们的卖淫妇女却是遍地皆有，最多之处在那虹口一带。彼时有所谓‘东洋茶馆’者，雇用一班年轻浪妇充女堂倌，斟茶、抹桌等一切执役都是女堂倌担任。茶客趋往品茗，可随意调笑和摸索，她们不但不怒，反曲意奉迎，唯恐不周。因此吾国的裙屐青年、善摘野花者，莫不趋之若鹜。倘欲真个销魂，只须给她大洋二、三元，即可达到泄欲目的。

后来伊藤博文来沪，侦知东洋茶馆的内幕，以为此种堂而皇之的丑业大损东洋人之台，于是就下令收歇，不准开设。现在东洋茶馆虽久已收歇了，惟东洋妓馆迄今在虹口区域内高张艳帜的仍旧很多。

青莲阁茶室前年迁移至福州路、浙江路转角时候，登载广告说，雇用东洋女堂倌招待茶客。后因彼此条件不合，此议作罢，故未实现。今附记于此。

包车野鸡

在十年以前，每到深夜时候，南京路上常有一种姿色美丽、衣服入时的雏妓，坐了一辆簇新的包车，在路边缓缓而行。她在车上更不断地左顾右盼，媚眼横飞，遇有贾大夫辈偶然向她行一注目礼，就满面笑容的搭讪上来。拉车的车夫也会贼忒嘻嘻的对着你扮鬼脸。她知道生意来了，轻轻地操着苏白说道：“阿要到倪屋里去（读若起坐坐）。你只要稍为颠一颠头，车夫就掉转车头，拉回鸡

巢 你也就可做她的入幕之宾。至于夜度资、茶会费，比较在沿路乱拉行人的雏妓要昂贵一点，因为她们是“包车野鸡”呀。南京路西头的德裕里和白克路的珊家园，都是这种娼妓的集中地。

烟、赌、娼

上海的社会 物质上是文明极了 其实是烟、赌、娼三项结合之社会。试悉心体察之 处处有烟、赌、娼的成分在内 虽不能谓为全上海如是，至少限度也有八分以下七分以上，事实如此，并非苛论。第一是鸦片烟 迭经政府机关、地方团体一再严禁，一再呼号 而私运、私贩、私吸三项，竟随地皆有，无时无之。因此已戒者复思吸食，未吸者相率成瘾。一班青年男女竟视为正当的消遣、唯一的娱乐，短榻横陈，快乐逍遥。但是如此快乐，恐不久的将来即坠入魔道，永沦地狱，其苦楚正自无穷。惟沉溺者烟迷正浓，那肯立即回头，彻底觉悟？岂不可叹！

第二是赌 麻雀、挖花、扑克三者 已成为公开的娱乐品 牌九、摇滩、轮盘、花会以及一切的一切，为秘密之赌博。试观全沪三百余万人口中，除小孩童稚外，至少限度约有半数嗜赌，赌之浸淫于社会，广矣深矣！大赌窟中呼卢喝雉，一掷数万金、数千元姑不具论外，商家居户亦视麻雀、挖花为唯一之消遣。吾人行经街头巷中，常耳闻劈拍叫器之声浪，可以证实余言之非虚。此类消遣偶一为之，虽无大害，但恐一经沉溺，即有废时耗财之虞。但如此普遍的恶习俗，欲图挽救，更非日夕之力可能奏效。至大赌窟之倾人钱财、耗人家业、败人节操者 其害更不可胜言了。

第三是娼。说到海上娼妓，更属遍地皆是。又有公娼、私娼之别 公娼者 包括长三、么二、雏妓、咸肉庄、烟妓等一切 都纳有捐税 公开卖性 肆无忌惮 私娼包括明星、淌白、碰和台、半开门等一切，即不纳捐税之谓。至全沪公、私娼之总数，未尝加以精密调查，